

离上帝最近的

中外著名音乐名家访谈录

施雪钧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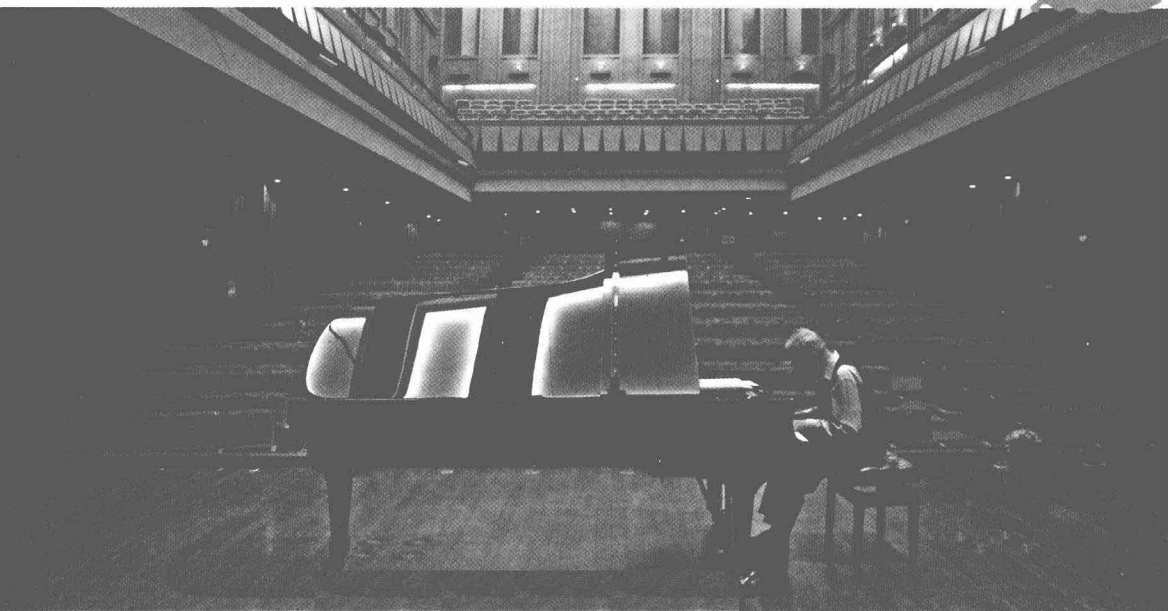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离上帝最近的

中外著名音乐名家访谈录

施雪钧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上帝最近的人：中外著名音乐家访谈录 / 施雪钧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0692-639-0

I. ①离… II. ①施… III. ①音乐家—访谈录—世界

IV. ①K8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634 号

书 名：离上帝最近的人——中外著名音乐家访谈录

作 者：施雪钧

责任编辑：沈庭康

出版发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8

印 张：21 $\frac{2}{3}$

字 数：330 千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3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692-639-0/J.619

定 价：45.00 元(精)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021-36162648

本社出版的所有音乐图书都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购买
中国音乐学网网址：<http://musicology.cn>

如果说,这个世界,耶路撒冷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那么,古往今来,音乐史上那些产生如此大量奇迹的音乐天才们,则是上帝派往凡世的福音传播者,他们是离上帝最近的人……

自序

(1)

如果说,这个世界,耶路撒冷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那么,古往今来,音乐史上那些产生如此大量奇迹的音乐天才们,则是上帝派往凡世的福音传播者,他们是离上帝最近的人……

当我将采访机一次次地放在音乐名人面前,然后像老朋友一样与他(她)聊起“家常”时,我知道,又一次新的“痛苦”开始了。因为接下来的案头工作,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女人,从喜悦到痛苦,直至“孩子”呱呱落地。

“痛苦”起于何时,缘何愿意为之忍受甘苦,时至今日我仍难以说清。似乎可以确定是:出于从小对音乐的酷爱与神往,以及年轻时代我的那段“与音乐擦肩而过”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北大荒屯垦戍边的苦难日子里,我的音乐理想被“黑五类”出身所埋葬。灰飞烟灭中,唯独那颗灵魂还未死去。一次偶然中,我从对岸的前苏联古典音乐电台听到了马思涅的《沉思》以及瓦尔德·退菲尔的《溜冰圆舞曲》,我的心顿时被震惊,像被电流击中一般,毛发顿时倒竖起来,这是我平生听到的最好听的音乐。一颗古典音乐的种子悄然埋下了。不曾想,几十年后我竟然成了虔诚的音乐信徒。以至每天都要在音乐中与那些不朽的音乐家们“见面与谈心”。我鬼使神差般地走进了音乐写作的圈子。

音乐圈内朋友渐渐增多,这使得我常常有机会应邀出席一些名家大腕的私人聚会。说实话,这是一群头顶艺术神光、抓人眼球的神秘群体。是一群游走在神经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另类。音乐俘获了他们,滋养抚育了他们,同时也给他们中一些人带来厄运甚至毁灭。歌德把艺术家身上这种不确定元素称作“魔鬼似的某物,是智慧和理性无法解释的。”他说:“魔鬼似的某物表现为绝对积极的能量。它喜欢附在杰出人物身上。”

在与他们的交往与碰撞中,我奇怪我总能在瞬间迸发出灵感。如同闪电的产生一样,云层急剧的碰撞与刺激,便产生出奇妙的电闪雷鸣。当

然,也耳闻了不少躲藏在音乐背后的奇闻逸事,于是,一种写作冲动就自然喷涌而出。

然而,这需要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每篇长文中都蕴涵着苦思冥想的不眠之夜,仿佛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分娩”。正因为不断地“分娩”,居然写了50多位声誉卓著的音乐家如小泽征尔、西蒙·莱托、阿什肯纳齐、祖宾·梅塔,纽约时报音乐专栏作家戴维·杜巴尔,作曲家赵季平、何占豪、陈钢、徐景新,以及华裔指挥家汤沐海、余隆、吕嘉,演奏家加里·格拉夫曼、傅聪、刘诗昆、郎朗、陈萨、克莱默、齐默尔曼、吕思清,歌唱家吴碧霞等当代中外音乐名家。在难得的有时充满着斗智的近距离访谈中,我感受到了这些“离上帝最近的人”的呼吸,叹气、激情乃至音乐会后的那种亢奋。

有意思的是,至今,我仍然乐此不彼地在编织着中外乐坛上发生在昨天、今天乃至影响明天的“故事”。

(2)

当今这个时代,不少明星、大腕都被宠坏了。这些缪斯女神派往人间的“特使”,一方面,他们天才的头脑超越时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是些“怪人”,音乐的理性和人性的非理性一面,让常人惊诧不已。他们的某种人格及行为举止,即便请来一大堆精神分析专家,也未必能解释得清真正动机。

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杜巴尔就曾向我讲起他与伟大的钢琴家霍洛维茨三年亲密交往的经历。在大艺术家晚年时,杜巴尔每星期要去拜访他,与他共进晚餐,弹琴、聊音乐每至深夜,这对忘年交是那么地交亲密无间。可至高无上艺术地位与特权宠坏了霍洛维茨,以至他对人、对生活的苛求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三年中,他从不允许杜巴尔带任何人去他家,哪怕最亲密的人也不行。杜巴尔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称自己在霍洛维茨面前像个二等公民,是服务于他身边的儿子。在霍洛维茨举办盛大的85岁生日派对前,杜巴尔斗胆再次向大钢琴家夫妇提出,恳请他允许自己带女朋友参加。结果钢琴家夫妇干脆取消了对杜巴尔的邀请。就这样,一对艺术挚友终结了友谊。直至霍洛维茨辞世,也未见上一面。杜巴尔遗憾地对我说:“霍洛维茨的艺术是无法解释的,同样,他古怪的个性也是无法解释的!”

杜巴尔的话提醒了我。采访名家大腕与古典巨星,从来就不是一件

随心所欲的事,特别是那些被宠坏了的音乐家。以我的个性而言,是绝不能接受二等公民待遇的。几年前有一次,我如约访问李云迪,这位被荣耀光环照晕了的年轻钢琴家,显然找不到北了。他视我们的约定如儿戏,先我之前,插进一档电视访谈而将我丢弃在一边,这举动深深刺痛了我。当晚,我徒劳而返。在主办方几次三番与他经纪人交涉后,才答应第二天上午补访,但时间限制在二十分钟。

第二天上午我赶到浦东,发现宾馆门口有辆大奔已经在等候他,他马上要去参加一个商业活动。顿时,我的血脉贲张。望着他心不在焉游离的眼神,我冷冷地丢下几句话:“比你名望大的国际大牌我没少见。你得小心了,当心坏了你的名声。你应该懂得,有些采访你可以推却,可有些采访,你的漫不经心会有后果!既然如此,我想,我没有义务为你写任何东西,再见!”说完,我转身离去。显然,他已经被媒体宠坏,音乐已经成了服务于他的一个虚荣品,他还能走多远?

可采访柏林爱乐的指挥西蒙·莱托,却充满了戏剧性。原来,西蒙还未到北京前,我就请东道主帮忙安排。岂料几次都遭西蒙经纪人拒绝。理由是他从不接受任何报纸的单独采访。东道主只得不断发短信给我:“不要急,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一定成全你。”

柏林爱乐到上海了。几天过去了,消息全无。突然间我想起了三年前我写过他的两个版面,急忙翻出来,叫快递送了过去。事情就在这细节中有了转机,当这两张报纸送到莱托手上时,他无法推却了,就在临上飞机前三小时,我们非常愉快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

从这些经历中,我悟出一些门道,要让名人对你感兴趣并且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开口讲故事,又要让读者对文章感兴趣,那么,你必须既是事实的提供者,更是故事的讲述者。坦诚地说,音乐家们常常抱怨外行们提一些小儿科式的问题,他们对那些毫无准备、以及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出点个人隐私的采访极其反感,相反,他们非常在乎你的音乐品味,因为他们用音乐语言讲话。刘诗昆就曾向我抱怨说,“每年三月总有大批记者追着我采访,可他们从来不问我音乐!”

我于是经历了一次次思维“炼狱”。这个煞费苦心的过程,有时简直就是“受伤”,犹如走入黑暗漫长的隧道,眼前一片漆黑而不见光亮。正如国外同行所说:“优秀的写作从来都是痛苦的产物。如果你没有受伤,你就没有尽力……”。

不过这种痛苦应该是有回报的,这种回报就是创作完成后,从一篇成功作品中产生的深切满足感。

(3)

我常常经历这样的场面:音乐会上,轰轰烈烈,让你心悸,让你兴奋;两个小时后,台上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清扫工,还有那个关门的老头,时不时咳嗽两声。那个刚才还充满了神圣、充满魅力的地方,突然变得毫无生气。音乐的圣堂是人的精神最升华的地方,但那个场面一旦过去,一切都不复存在。

音乐的能量是巨大的。它可以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感受到用语言不能表述的东西,音乐在你的心灵中闪光,然后,它就走了。可音乐的写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让不少写家望而却步的是,音乐写作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有时候,当你的内心世界被某种玄妙的意境刺激、碰撞,引起强烈共鸣时,动笔的渴望忽然而至,那种急于想要表达,可用任何语言都觉词不达意,无法准确捕捉心际飘忽激荡的感觉时,痛苦,会让你坐立不安。

音乐,是无奈的情感艺术,纵然你是作家或有非常不错的文字功底,可面对音乐的玄妙境界,你也难以用语言去捕捉那声音,体会个中三昧。对此,萧伯纳早有精辟论述:“音乐写作(或乐评家)必须由具有相当功底和成就的人士来担任。除了具备良好的常识和对这世界的丰富认知这项基本条件之外,一个音乐作家(音乐评论家)还应该具备三个主要条件:一是必须具有高尚精深的音乐审美鉴赏力和趣味;二呢,必须是个熟练的写家;再则必须是个有经验的作者(评论者);到处都能找到这三项中缺一二项的作者,但只有这三项的完整结合才是优秀音乐作家(评论家)所必不可少的”。

“萧伯纳格式”还真有点难,时至今日,我还在试图寻找那扇大门的入口处,尽管这很艰难。

在不少写音乐家的文章中,充满着详尽的作品注释和结构分析,乃至管弦乐配器法的细节,而忽视了那些鲜活而有生活气息的真实细节,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的个性则被认为与其创作和演奏毫无关系。

显然,这种单调、苍白的文献资料式的文章,不符合我的兴趣和写作方式,并努力不让自己走那条路。于是我下笔时尽量避开那些深奥与枯燥的音乐技法,说白了,那不是我的专业。而我需要做的是:选择的主角

他或她，必须是很具有艺术造诣以及声望的公众人物，换句话说，普通读者一看见名字，就会有阅读兴趣并且想通过阅读了解的公众人物。这就迫使我更多的去思考：哪些元素让故事在本质上变得更有趣，具有持续的吸引力？说得更透彻一点，文章应该生猛鲜活，具有活灵活现的品质，让新鲜的故事留在读者的记忆之中。

当然，我还是心存遗憾，因为音乐家们的人生，永远只是个半透明的谜。由于诸多原因，书中所涉猎的音乐名人，更多的是谈他们的艺术成就、人生经历和独特艺术观点，有关隐私方面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将偶像还原为凡人，让人们看到偶像的原生态。使你靠近他们，就像靠近任何一个平常人。因为，“所有大师们的磨难、荣耀和挫折的经历与我们所有人并无二致”。

我知道这很难，可还是诚惶诚恐地走了过来。不知不觉，竟然集成了这本书……

目 录

自序

作曲家：

- “音乐奇才”赵季平 001
- 何占豪 陈钢：五十年一醉为《梁祝》 019
- 徐景新：“天衣飞扬”歌声留 033
- 万里：农民音乐是我的根 045

指挥家：

- 小泽征尔：一个世纪的“最后节拍” 063
- 曹鹏：纵情燃烧的音乐人生 075
- 阿什肯纳齐：忠于自己的音乐 083
- 西蒙·莱托：柏林神话 093
- 祖宾·梅塔：中国让我羡慕让我嫉妒 107
- 陈燮阳：可贵的“纯真” 113
- 汤沐海：弧线划出金色风采 121
- 余隆 李南：中国爱乐这十年 133

夏尔·迪图瓦 :快乐的“超级旅行家”	143
丹尼尔·哈丁 :21 世纪的期待	151
吕嘉 :“中国鬼才”闯荡意大利	163
诺林顿 :循旧求新的古乐“复活”者	175
阎惠昌 :我看到了国乐的世界性未来	183
龚林 :“茉莉花开”在扶桑	195

歌唱家:

吴碧霞 :歌坛蹦极者	207
方琼 :生活就是最好的一首歌	219
马金泉 :这个“成吉思汗”很骨感!	237

演奏家:

郎朗 :绕过一千个“陷阱”走来	247
陈萨 :漂泊的“吉卜赛人”	261
吕思清 :弓弦上的“精灵”	275
谢楠 :艺术的美丽是痛苦提炼的	287
克莱门斯·海兹伯格 :维也纳音乐	299
悲情刘诗昆	307
傅聪 :黑白键上五十年	325
克劳斯·海曼 西崎崇子 :黄金拍档演绎“拿索斯神话” ...	337
吉顿·克莱默 :音乐不是服务于自己的虚荣品	349
弗兰克·彼得·齐默尔曼 :小提琴已经成了我的信仰	359
后记 :音乐史上的那些伟大天才	367

赵季平



对民间的东西,最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耳朵灌,猛灌,就是灌耳朵,也就是熏。

“音乐奇才”赵季平

我试图探寻,赵季平那些富有神思幻境般的金色旋律,是从哪条“神河”中流出而且总不断流?活跃在他精神王国中的神秘语言,缘何能一次次溶化成难以捕捉的美,显示出音乐的伟大和直接,在人的心灵中引起共鸣?

——手记

在中国,绝大多数百姓并非熟知赵季平。而他的音乐,却是一个个鲜明的符号,传播在大街小巷的老百姓口中。

许多福利彩票亭,不断地播放着《水浒》中的“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赶九州啊……”;许多人,直着嗓子在卡拉 OK:“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哇……”还有:“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多少年了,老歌被传唱成了时代的经典。

音乐的能量是巨大的。

当“平原上黄河长/生我养我好地方/大风吹来晃一晃/吆/酒过千殇”那主题歌,不久前随着《狼毒花》在全国各大电视台一拨又一拨地热播时,那凄美壮烈的旋律伴随着“常发”、“梅子”的鲜活形象,再一次震撼亿万观众的心。

中国百年电影史,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赵季平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经他配乐的很多部影视作品红遍全国。《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烈火金刚》、《秋菊打官司》、《孔繁

森》、《水浒》、《燕子李三》、《康熙微服私访记》、《一声叹息》、《美丽的大脚》、《天下粮仓》、《大阅兵》以及《大宅门》、《乔家大院》、《狼毒花》等50多部电影以及更多的电视剧,几乎每部影视作品的音乐,都脍炙人口,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国内几乎所有的电影大导演,都与他合作过。

赵季平的电影音乐代表着中国,频频走进全球性的电影节,并获得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捷克等电影节和电影展的各项国际大奖。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摄影师,如今美国记录片大导演阿兰·米勒为拍摄国际纪录片《音乐家——赵季平》,亲自带领一个九人摄制组,花了大半年时间,从瑞士跟踪到北京、西安乃至陕北。米勒说:“他是中国音乐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中国的约翰·威廉姆斯!”

艺术中的巨大作品,一定含有某种美的属性,不过这种属性往往是很特殊的,要理解它就必须深入钻研这个作品,钻研它的风格特点,甚至可以说是钻研作者的个性。我对赵季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试图探寻,那些富有神思幻境般的金色旋律,是从哪条“神河”中流出而且总不断流?活跃在他精神王国中的神秘音乐语言,缘何能一次次融化成难以捕捉的美,显示出音乐的伟大和直接,在人的心灵中引起共鸣?

2007年夏天,我开始寻访赵季平。然而我知道,采访这位当代中国的电影音乐大师,必须得通过陕西音乐圈内和他最近乎的哥们。这些音乐前辈告诉我,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讨厌应酬,鲜对媒体,长期躲藏在音乐背后。

果然,颇费一番周折。先是,几个月内他抽不出时间,好不容易约定“十一”长假的最后几天在西安见面。我刚要启程,忽又接到电话,说他要去看文化部长开会,无奈只得退票。10月下旬,得知他来上海开会,有一天半时间,我赶紧与他约时间。没料到,第二天一早又接到他的电话。“对不起,我上午十一点的飞机要离开,抱歉,这次没时间了。这样吧,我11月底至12月初在西安,你过来如何?”赵季平说。

终于,有缘一识“韩荆州”。当我坐在赵季平在西安古城墙外那22层楼中的书房里与他深聊时,我发现,音乐大师那张古朴的脸,显得很平

静,好像什么事在他身上都没发生过一般。可他一开口说话,你似乎可感觉到,作曲家内心激情奔涌的哗哗水流声……

(1)

赵季平的家中,更多时候是静悄悄。这种静逸,让来人一进门就能察觉,这里似乎很少有高朋满座的欢景,以致很自然地会压低嗓门。

身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现今是中国音协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的赵季平,长期埋首案头,他那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只有在静默中才能迸发出神奇的灵感火花。这个心灵,在静默中汲取营养,制造音乐。

宽敞的书房中,有两架钢琴。除此之外,满屋是书。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奖杯。书桌上,推满了各种资料和五线谱。赵季平坐在桌前。

“36集电视连续剧《狼毒花》,我看了五遍,而且几乎你所有的电影原声音乐唱片,我都听了。很多音乐中,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美在里面。所以我反复看、反复听。”我开口聊了起了《狼毒花》。

“哇!”赵季平惊讶了,古朴的脸上浮现出笑意。

“我查阅了你的创作年表,发现你涉足了所有音乐创作领域,比如交响曲、协奏曲、合唱、歌剧、舞剧、声乐、民族管弦乐等等。第一次‘触电’,是不是电影《黄土地》?之后又怎么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我问。

“我对音乐创作从小就爱,而且爱得很早,记得还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我就产生了这个梦想,将来要当作曲家,这个观念始终没变过。”赵季平不假思索回答。

“是什么东西诱惑你从小时候就有如此宏大梦想?”

“不知道!就是喜欢,小学生时就想写东西,初中开始动手写歌。有这种心态,接着就考音乐学院附中,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中,我对梦想的追求非常执着。

对电影音乐的创作,也是一种偶然。虽然我对画面的感觉有优势,但是机遇也非常重要。1983年,陈凯歌、张艺谋找到了我。与凯歌的愉快合作后,又与艺谋合作《红高粱》,从那时起,一直走到现在。

我信奉一种原则,干每件事,都要有一颗平常心,踏踏实实地去做,丝毫没有其他杂念。但有一点我却常常想:那就是如何达到我想追求的

艺术效果。因为,每写一部片子,我所考虑的更多的是,把以前的东西有意识地往回撤,寻找新的感觉,达到的新的艺术效果。”

引入话题后,赵季平很健谈,在他的脸上,除了谦和、仁厚、古朴外,丝毫没有一点官气、傲气,是个典型的儒家之后。

这位音乐奇才,使我联想起西影大导演张子恩在赵季平电影音乐作品研讨会上很有分量的发言:

“他是电影的创作集团里,作为声音构成的方面军中最杰出的代表和顶尖人物。

……制作电影的人们,是一支‘杂牌军’。从深沉的哲学家到侃倒大山的骗子;从画画的、照相的、装疯买傻的、搭假房子的到造假刀的、扛大灯的、粘胡子的;还有点烟放炮、呼风唤雨;裁缝、噪声、耗人、费力的奇异组合,它让习惯与安静写作的人望而生畏。所以,和许多作家一样,不少音乐家不愿意‘触电’:因为音乐家在电影中已经不能成为自己领域的国王,他不能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他必须受制于不喜欢的题材,抠抠缩缩的制片人,固执自傲的导演,甚至于狂妄而五音不全的明星演员……有时候,你刚想展开主题写个旋律,导演却只给你几十秒钟时间;有时,你刚想展开这个段落无声胜有声,他却愣要一支歌词庸俗的电影插曲;他们要你给画面上的每个动作,各种表情写出音符组成对等物与说明书……

总之,这样的创作可真是‘被动’、‘受气’,并时常会劳而无功。糟糕的组合会产生平庸甚至垃圾般的玩意儿,那也是电影……”

可赵季平呢?如张子恩评价:“艺高人贵,术巧成凤”。他以人生的澄明之境,旁若无骛,在“被动”的“游戏规则”中,特立独行,用音乐塑造出一个个电影的灵魂。

他这双眼睛,能敏锐地捕捉到影视人物的特点,并善于把这特点放大到漫画的程度;他的音乐,能准确地表达感情的内容,又表达感情的强度。它像是一种灵魂的语言,借声音抒发自身深邃的喜悦或悲哀,超越自然感情之上,使人物的灵魂在画面中得到最高度的解放;他用别人未曾用过的素材、用新的、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在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他那高超的“点金术”,有着“一步跨到未来”的惊人之处。

在《乔家大院》和《狼毒花》音乐中,他的“点金术”让人刮目。

“前不久,全国热播电视剧《狼毒花》,这部电视剧震撼了全国千百万观众,音乐极凄美,你對自己这部作品怎么看? 背后有故事吗?”我问赵季平。

“去年年底,导演兼主演于荣光和制片人蒋晓荣突然来西安找我。我看了样片,觉得不错。只是片中的匪气太重了些,于是我对于荣光说,你得调整调整。音乐么,就在晋察冀边区的太行山一带,主要是山西。我与于荣光研究切磋后,创作还是按照我的办法。于是就着手写了。歌词是我的老搭档词作家易茗写的,从《水浒》到《乔家大院》,他都写得很出色。”赵季平说。

“易茗的歌词和你的音乐都有‘根’,而且根还很深。这‘根’在哪?”我问他。

“每一部作品的写作,我都竭尽全力。我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投入我的感情去写。这部片子音乐的分量和写作的过程,很顺畅。剧情中有一种英雄主义在里面,常发与梅子以及和她的妹妹的感情缠绵,有一种凄美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人物,有他的多面性,他的英雄主义主题和爱情线也是多面的,不是单一性的东西,所以你们看就觉得比较丰满而不干瘪。”赵季平接着说:

“创作音乐,我必须得认真看片子,如果稍微放松一点,你就可能失去一段很重要的情绪音乐,那音乐就没了! 因为,导演无法提示你,你必须盯住看,重要的部位、内涵的东西,都要表现出来。现在有些影视音乐,都游离在剧情之外。我想我要写,就要让这部片子‘水涨船高’浮起来。当音乐完成后,把于荣光兴奋的,简直有点发狂。”

“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有一种民族精神在里面,所以能打动人感染人。你这段旋律是怎么出来的?”

赵季平从桌上拿出了一本厚本子,上面记载了看过的每一集片子后所记下的心得和提纲。“我每看完一集片子后,都记下我的感觉。哪个地方要有音乐,哪个地方该留白,先有个初步设计,然后再设计主题。之后与导演切磋商量,《乔家大院》、《狼毒花》等都是这样。搞创作,你得先有细致的准备,然后再创作。而不是片子来了大致看几遍,下手写一下就完了,这不行,那不可能出来准确的东西,好的东西! 那得做准备,生活上的准备。看片子,看剧本、切磋后再上手,得这样来回反复几遍。”